

中医神志学说的构建

纪征瀚¹ 王永炎^{2#} 王忠² 张志斌²

(1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; 2 中国中医科学院)

关键词: 五神; 五志; 五脏; 黄帝内经

中图分类号: R221 doi: 10.3969/j.issn.1006-2157.2013.01.002

中医学中的神志,即五神与五志,其学说构建始于《黄帝内经》。虽然在先秦哲学中,心不仅是一个实体器官,而且具有欲望、情志、任物等诸种精神功能,因此被奉为一身脏腑之君主;但是,在《黄帝内经》中,精神功能却没有统归于心,而是被拆开,分别隶属于五脏。因此,神志与五脏之间的一一对应,便成为构建中医神志学说的关键。

1 五行与五脏

由于政治的需要,五行学说在汉代愈加受到重视。为与五行之说相对应,四时之外又多了一个季夏。相应地,祭礼也开始采用五时祭脏。今文《尚书》构建了肝木、心火、脾土、肺金、肾水的五行属性,并被引入《黄帝内经》中。

从表面看来,将心分属五行之一,是对心的君主地位的弱化。因为,五行的相克与相生关系分别构成了一个循环,首尾接续,如环无端,使得心与肝、脾、肺、肾处于同等地位。在今本《黄帝内经》不含五行学说的篇章中,精神病变的病位经常关系心、肝,偶然涉及到肺,而脾、肾几乎全无关联。通过实现五神与五脏的一一对应,有效扩大了形神之间的联系。因为所有的精神病变都可以解释为五脏病变,而形体病变亦可通过五脏的媒介与精神病变相关联。

五行体系的优点是发现了事物的普遍联系,零散的医学经验与理论被整合并纳入体系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中呈现的五行系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:方、天、地、体、脏、色、音、声、变动、窍、味、志被按照五行属性予以分类,同一属性的事物被串联起来,不同属性的事物之间则通过五行相克而发生联系。看似分离的自然现象与人体,乃至人体内部的生理与病理现象,都可以由于属性相同而相互

影响,从而衍生出新的理论与治疗方法,再回到医疗实践中去接受检验。

五行体系的不足之处是不能证伪。当人体的一切都被纳入这个循环体系中,所有的生理与病理现象便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,没有什么不可以用这个体系来解释。当所有实践都只能进一步印证所属体系的正确时,真正的直接因果关系反而会隐而不见。

此外,五行体系还具有术数的局限:进行属性分类的同一组事物的成员数目必须是“五”,既不能多,也不能少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,许多情况下,有些概念便须经过特别提炼归并,或是刻意切割划分。典型的例子是季夏的产生,在神志学说的构建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。

2 五神与五脏

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篇》以“九野为九藏”,又分“形藏四,神藏五”。^{[1]26}该篇没有明确说明形藏与神藏的具体所指。后世注家虽然对形藏意见不一,但一般均认为神藏指的是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五脏。

2.1 精神魂魄的四时系统

在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篇》中,还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心者,生之本,神之变也……为阳中之太阳,通于夏气。肺者,气之本,魄之处也……为阳中之太阴,通于秋气。肾者,主蛰,封藏之本,精之处也……为阴中之少阴,通于冬气。肝者,罢极之本,魂之居也……此为阳中之少阳,通于春气。脾胃、大肠、小肠、三焦、膀胱者,仓廪之本,营之居也,名曰器,能化糟粕,转味而入出者也……此至阴之类,通于土气。凡十一藏,取决于胆也”。^{[1]28-29}

这是一个按四时分类的例子。其中脏腑没有高下之分,心、肺、肾、肝对应四时,脾则与胃、大肠、小

纪征瀚,女,博士

通信作者: 王永炎,男,中国工程院院士,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,教授,博士生导师, wangyongyan2010@sina.com

肠、三焦、膀胱并列。十一藏的统领是胆,而不是心。尽管有研究者认为,这里的“十一”乃“土”字之误。^[2]由于孤证不立,只能权作一种现代诠释。在这里,心与神、肺与魄、肝与魂已一一对应,而肾还只是精的居处。精、神、魄、魂分别隶属于肾、心、肺、肝四脏,而不是一心独揽。

精、神、魄、魂被挑选出来表示人体最重要的生理活动,这并不奇怪。先秦诸子的论著中早有大量对四者的讨论,而四者的并列亦可见于《灵枢·本神》:“故生之来谓之精,两精相搏谓之神,随神往来者谓之魂,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。”^{[3]24}

肾与精、心与神的对应显而易见。但是,魂魄的对应却耐人寻味。为什么是肝与魂、肺与魄,而不是相反?这里只能大致推测。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曰:“天气为魂,地气为魄。”^[4]而《小戴礼记·郊特性》云“魂气归于天,形魄归于地。”^{[5]1457}魂的运动趋于上,魄的运动趋于下。从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篇》看,肺“通于秋气”,肝“通于春气”,春气升发趋上,秋气肃杀趋下,因此魄处于肺而魂居于肝。

2.2 舍智精而取意志的五行系统

然而,更多见于今本《黄帝内经》的是五行系统,即以五脏为核心,对天、地、人的各种现象与活动加以五行分类定性。五脏的精神属性中,心神、肺魄、肝魂的对应业已存在。而精的内涵更接近与人体生长、发育、生殖机能相关的一种直观物质,因此还需再找到两种与神、魂、魄同一层次的属性,分别与脾、肾对应。

同时代的《难经》中出现了七神的说法:除心神、肺魄、肝魂、肾精的对应外,又加入了意、智、志三者,即“脾藏意与智,肾藏精与志”。^[6]今本《黄帝内经》选用的是意与志。

智所以被舍弃,似乎可以从《灵枢·本神》里找到答案“所以任物者谓之心,心有所忆谓之意,意之所存谓之志,因志而存变谓之思,因思而远慕谓之虑,因虑而处物谓之智。”^{[3]24}意、志、思、虑之后才是智,相距较远。

《灵枢·本藏》云“志意者,所以御精神,收魂魄,适寒温,和喜怒者也……志意和则精神专直,魂魄不散,悔怒不起,五藏不受邪矣。”^{[3]81}《灵枢·大惑论》则说“神劳则魂魄散,志意乱。”^{[3]133}意与志被提升到与精神、魂魄并驾齐驱的位置。《素问·调经论篇》亦说明了志、意的重要作用,“志意通,内连骨髓,而成身形五藏”。^{[1]127}

《灵枢·九针论》提出,“心藏神,肺藏魄,肝藏魂,脾藏意,肾藏精志也”。^{[3]130}脾意、肾志的组合缘由目前尚不可考,也许是基于顺序的对应。不管以怎样的顺序排列五脏,肾总是殿后,“意之所存谓之志”,因此前面的意指给了脾,后面的志派给了肾。

《灵枢·九针论》虽然将意、志分别与脾、肾配合,但精仍然混迹于五神之中。实际上,五脏与五神的匹配远非一蹴而就,常见的是形神与五脏的混搭。典型的例子如《素问·调经论篇》:“夫心藏神,肺藏气,肝藏血,脾藏肉,肾藏志,而此成形。”^{[1]127}

在《灵枢·本神》中,形、神被真正地加以区分,脏藏形、形舍神,结束了往昔的混乱局面,完成了五脏与五神的完美搭配。“肝藏血,血舍魂……脾藏营,营舍意……心藏脉,脉舍神……肺藏气,气舍魄……肾藏精,精舍志”。^{[3]25}同样的搭配亦可见于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。

肝魂、脾意、心神、肺魄、肾志,后世中医理论中五神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就此被确定下来。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情志与五脏的对应关系。

3 五志与五脏

五志的“志”与志意的“志”不同:前者是人的情绪的总称,后者则偏指人的精神意志。五志与五脏的匹配问题,也就是如何将情志融入五行系统的问题,同样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。

3.1 脏志的早期搭配

在《黄帝内经》中,五志与五脏的匹配关系令人迷惑。

《灵枢·本神》说“心怵惕思虑则伤神……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……肝悲哀动中则伤魂……肺喜乐无极则伤魄……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……恐惧而不解则伤精……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,不可伤,伤则失守而阴虚,阴虚则无气,无气则死矣。”^{[3]24-25}这里的五志是思、忧、悲、喜与怒,恐伤精而使五脏俱伤,并不与单个脏器相对应。本篇的脏志关系可以概括为心思、脾忧、肝悲、肺喜与肾怒,而其他篇章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。

《素问·玉机真藏论篇》云“或其传化有不以次。不以次入者,忧恐悲喜怒,令不得以其次,故令人有大病矣。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,怒则肝气乘矣,悲则肺气乘矣,恐则脾气乘矣,忧则心气乘矣,此其道也。”^{[3]48}这里,“忧恐悲喜怒”被看作五志。张志聪认为“怒则肝气乘矣,悲则肺气乘矣”一句文字舛错,“肝当作肺,肺当作肝,悲当作思”。^[7]经他修

改后,完全符合现代中医的脏志对应和五行相克关系。然而,此时的传化“不以次”,也就是不按五行相乘的顺序。此外,在内经时代,理论分歧一直存在。如果参看前述《灵枢·本神》的脏志关系,把怒作为肾志,悲作为肝志;那么该句就并非不可解释的错文,而是五志与五脏的另一种对应形式:心喜、肾怒、肝悲、肺恐、脾忧。

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给出了第 3 种对应形式:“精气并于心则喜,并于肺则悲,并于肝则忧,并于脾则畏,并于肾则恐”。^{[1]57} 这里说的是心喜、肺悲、

肝忧、脾畏与肾恐。同样的搭配亦见于《灵枢·九针论》。

《黄帝内经》中五脏与五志对应比较见表 1。可以看出,在《黄帝内经》诸篇中,思、忧、悲、喜、怒、畏、恐都曾与五脏进行搭配,而且其对应关系多与后世不同。这说明在中医理论建构初期,不同的观点曾同时并存。直到后期完成的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,五行系统才基本发展成熟,五志与五脏的一一对应说法才被确定下来。

表 1 《黄帝内经》中五脏与五志对应表

Table 1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ive viscera and five minds in *Huangdi Neijing*

书名 Name	篇名 Chapter	肝 Liver	心 Heart	脾 Spleen	肺 Lung	肾 Kidney
灵枢 <i>Lingshu</i>	本神第八 Chapter 8	悲 Sorrow	思 Pensiveness	忧 Anxiety	喜 Joy	怒 Anger
素问 <i>Suwen</i>	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 Chapter 19	悲 Sorrow	喜 Joy	忧 Anxiety	恐 Fright	怒 Anger
素问 <i>Suwen</i>	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 Chapter 23	忧 Anxiety	喜 Joy	畏 Fear	悲 Sorrow	恐 Fright
灵枢 <i>Lingshu</i>	九针论第七十八 Chapter 78	忧 Anxiety	喜 Joy	畏 Fear	悲 Sorrow	恐 Fright
素问 <i>Suwen</i>	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Chapter 5	怒 Anger	喜 Joy	思 Pensiveness	忧 Anxiety	恐 Fright

3.2 脏志对应关系的确定

脏志对应关系确定过程中遇到的第 1 个问题,是要从思、忧、悲、喜、怒、畏、恐中选取 5 项。

怒与喜是最为常见的两种情绪,意义明确,无庸多议。恐与畏意思相近,保留 1 个即可。而恐又与怒、思、悲、忧等文字更为接近,形旁皆为“心”。最令今人奇怪的是:怒、喜、忧、恐、悲、畏都是典型的情绪表现;而思在现代则多解作思考、思维,表现为一种脑力活动。也就是说,思更倾向于抽象的意识思维活动,距离“神”比“志”更近。那么,为什么五志中留下的是思而不是悲?

《灵枢·本神》云“心怵惕思虑则伤神。”所谓“怵惕”就是戒惧、惊惧的意思。因此,此处的思应与情感有关。该篇又有“因志而存变谓之思,因思而远慕谓之虑,因虑而处物谓之智”,这里既是对五神理论的延续和对思维活动的描述,也隐含着对变化的未来的惊惧与疑虑。明代医家张介宾在《景岳全书》中讲到思郁“又若思郁者,则惟旷女釐妇,及灯窗困厄,积疑任怨者皆有之。”^[8] 由上可知,思是带有惊惧、疑虑、愁尤等情感色彩的。

更重要的是,思也曾被解作悲哀。《礼记·乐记》云“亡国之音,哀以思,其民困。”^{[5]1527} 思与哀同义。西晋文学家张华作《励志》诗称“吉士思秋,寔感物化。”唐人李善注曰“思,悲也。”^[9]

由于思或隐含情感,或与悲同义,悲被剔除,而留下了思。这种取舍甚至可见于唐代韩愈写给鄂州柳中丞的信中“夫远征军士,行者有羁旅离别之思,居者有怨旷骚动之忧。”^[10] 思与忧两种情感直接相对。

这样,怒、喜、思、忧、恐最终胜出,组成了五志。下面需解决的问题,便是把筛选出来的五志与五脏一一对应,也就是确定它们各自的五行属性。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给出了与现行五志较类似的说法:肝怒、心喜、脾思、肺忧、肾恐。五志在该篇中不但被明确划分给五脏,还依据五行相克关系对应推导出了情志相胜。心“在志为喜。喜伤心,恐胜喜”。^{[1]19} 喜为心之志。心属火,肾属水,水能胜火;因此,作为肾志的恐也能胜过作为心志的喜。

但是,这个脏志对应的五行系统并非完美无缺,取舍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尚待解决。

3.3 脏志对应的缺憾

3.3.1 忧与悲的并存

尽管因为思有时与悲同义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的五志说把悲排除在外;但是,思亦有思维活动的意思,而悲显然也是一种常见的情感。因此,在该篇的五志相胜中,“悲胜怒”与“喜胜忧”两种说法并列存在。也就是说,忧与悲此时都可作为肺志。

《素问·举痛论篇》则纳入了悲,而舍弃了忧。“怒则气上,喜则气缓,悲则气消,恐则气下,寒则气收,炅则气泄,惊则气乱,劳则气耗,思则气结”。^{[1]85}怒、喜、悲、恐、惊、思与寒、炅、劳一起被称为九气。

九气说与五志说一直各行其道,直到南宋的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才被统一起来。陈言提出:“七者不同,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。故喜伤心,其气散;怒伤肝,其气击;忧伤肺,其气聚;思伤脾,其气结;悲伤心,其气急;恐伤肾,其气怯;惊伤胆,其气乱。虽七诊自殊,无逾于气。”^{[11]106-107} 中医学中通行的“喜怒忧思悲恐惊”七情至此才正式确立。

《素问·举痛论篇》说“悲则心系急,肺布叶举,而上焦不通,荣卫不散,热气在中,故气消矣”。^{[1]85} 陈言针对“悲则心系急”,把这一病机改写为“悲伤心,其气急”^{[11]106} 症见“善忘,不识人,置物在处,还取不得,筋挛,四肢浮肿”。^{[11]107} 这种把悲与心包相关联的做法,得到了元人危亦林等的支持^[12]。

金代刘完素则针对“肺布叶举”,认为悲与忧皆伤于肺,因而两者可以互相替代。“五藏之志者,怒、喜、悲、思、恐也。悲,一作忧”。^[13] 悲定位于心包还是肺的问题便凸现出来,以至于明代李梴在《医学入门》中干脆写道“忧伤肺……悲伤心,肺系”^[14],两种理论兼收并蓄。

3.3.2 五志相胜反衬出五神生克关系的缺失

因为五行系统的构建主要是基于理论的类比推导,并非都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作为支撑,所以对某些无法解释的五行属性关系,就采取了回避政策。就神志学说而言,仅论述了五志的相克关系,却没有涉及五神的相生相克。

更奇怪的是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通篇都没有涉及五神。而在《灵枢·九针论》中,除肾藏精与志外,其他脏神关系均已确定。《灵枢·本神》和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中的五神脏与今并无二致。因此,脏神对应关系的确定要早于脏志。

4 小结

五神、五志与五脏的一一对应,完成了中医神志

学说的构建。其意义在于,在中医早期经典理论著作中,五神与五志被分别定位于五脏。虽然曲折的过程中充满艰难的取舍,但最终勾勒出精神情志活动直接定向作用于五脏的图景。精神情志活动所造成的形体伤害,不再局限于“心”之一脏,因此其疾病表现也不局限于“神”乱的症状。各脏所主的每一种精神情志活动过度,都会导致该脏器产生相应的疾病,而这种病变则是精神症状与肉体症状的混合。可以说,通过中医神志学说的构建,形神之间的界限得以模糊,最终成为形神统一理论的基础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黄帝内经素问[M]. 影印本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56.
- [2] 王洪图. 黄帝内经研究大成[M]. 中册.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1997: 982.
- [3] 灵枢经[M]. 影印本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82.
- [4] 刘安. 淮南鸿烈解[M]. 高诱, 注. //百子全书: 下. 影印本.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1998: 852.
- [5] 郑玄. 礼记正义[M]. 孔颖达, 疏. //阮元. 十三经注疏. 影印本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
- [6] 南京中医学院. 难经校释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79: 85.
- [7] 张隐庵集注[M]. //黄帝内经素问集注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9: 80.
- [8] 张介宾. 景岳全书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1: 442.
- [9] 萧统. 文选: 上册[M]. 李善, 注. 影印本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7: 276.
- [10] 韩愈. 韩昌黎文集校注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: 225.
- [11] 陈言.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57.
- [12] 危亦林. 世医得效方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7: 10.
- [13] 刘完素. 素问玄机原病式[M]. 影印本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56: 17.
- [14] 李梴. 医学入门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1995: 338.

(收稿日期: 2012-07-03)